

栖真館集

卷之二十二

四明屠隆緒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傳

吉道人傳

吉道人名玄字玄超句吳人也本姓陳氏母舅吉某與子子道人遂冒吉姓父爲高密令拜侍御史上疏論嚴氏廷杖至六十謫巴東丞遷烏程令卒家官朝廷錄其忠詔贈大理寺丞道人七歲爲任

子少而風流倜儻不羈父在日與諸生趙崇德女
約昏未聘白少卿愛道人以女許焉遂娶白氏年
十七與客登虎丘屬上海一宦家夫人擁諸婢來
遊一婢秋香者姣好姿媚縞衣淡妝道人時有娛
之者外衣白衫而裏服紫襖絳視風動裾開秋香
見而含咲去道人以爲說已有情也亟物色之乃
易名姓葉昂改衣裝僞作婁子密往賄宦家婦人
謂身爲奴宦家見道人嫺雅令侍二子讀書二子
少初習舉子業道人陰教二子業課塾師爲二子

驟慧語其父深加獎賞二子益愛暱道人道人一日求歸娶二子固留之曰爾母歸我言之大人爲汝娶道人曰卽爲我娶者願得夫人婢秋香而甘心焉餘非所須也二子於是力請之父母卒以秋香配道人合卺之夕解衣猶然紫襖絳裙道人咲謂秋香曰子寧憶我乎秋香凝睇良久曰君得非曩日相遇於虎丘少年邪道人曰是也秋香曰若爾君故自賢介王孫何爲人奴也道人曰我實良家子往者見子含咲曰成意念深屬乃不辭屈體

辱身亦惟子之故今者牽而獲諧夙願天贊之也
秋香曰妾往者見君服表素而華其裏謂少年挑
撻可咲非有他也君乃遂作有情癡爲區區一婢
子而屈辱君以求伉儷不亦過乎然秋香心實陰
喜得富道人矣曾句吳學博某遷上海今道人嘗
師事焉甫下車道人隨其主謁今既出竊假其王
衣冠入見今今一見握手寒暄甚洽它僕大驚報
主人歸而主人詢其故不合卑少選今至訪其主并
訪道人時道人外父白方爲吏部郎尊顯今問道

人及吏部起居甚悉意色都不及主人主人駭
不敢詰而道人從兄適東遊道經上海其僕偶見
道人急報從兄蓋其家失道人半歲疑其死他所從
兄聞而遣數僕持道人歸宦家始悉道人顛末乃
具數百金悉送秋香歸吉氏云一日道人衣華衣
乘駿騎入城道旁偶見一小姬倚門流盼往來數
四徐反轡下馬與姬對門立數屬目焉忽一老僕
從門中出曰卽君何佇立於此延道人入則道人
兄蒼頭奴也家訾頗饒與吳閭一老歌姬狎姬其

女也柔膩靡易善琵琶老僕治酒脯觴道人道人
欣欣爲留盡歡而罷清明日道人掃墓還挾諸妓
暮入城過一酒樓下聞樓上弄琵琶歌声甚麗乃
命隨行歌童數人放歌一曲樓上屏息以聽道人
命偵之乃數客擁向所遇歌姬也急叩門不得入
投以瓦礫遂大閤而適遊徼官卒過之盡縛樓上
人付去詰朝酒家置酒携姬謝過驢燕至暮姬意
甚屬道人將留宿酒家白氏聞而率減獲數十人
親如酒家挽道人以歸無何姬還吳閭道人追及

之以金與兩奴質姬同遊虎丘夜亡歸向吳山中
姬父母迹至道人家白氏顧反誣姬父母陰賊道
人執送有司道人聞而亦出與訟有司以吏部故
姬歸道人而責道人厚酬其父母直道人復負
氣好凌人與宗兄某失驪杯酒間相詬遂舉巨盃
投宗兄傷額流血被面於是大恚恨道人道人嬖
琵琶姬白氏妒之秋香亦以失寵故與白氏合而
排姬姬亦性剛不肯爲白氏下至與憤爭白氏手
批姬頰姬是夜雉經死宗兄悲道人者陰與姬父

母百金喉之訟道人懇而逃匿故人王生王生有
妾趙氏乃道人向約昏崇德女也王生客京師女
知爲吉氏子竊以美飲食酒茗時時餉道人王生
叔聞而密告之有司逮捕得而徑論死歲餘白氏
亦卒趙氏不欲爲王生妾聞白卒繫心道人使女
奴通懇勤亡奔道人道人與王生構訟有司以道
人約昏在前新界道人道人遭多難破產家遂四
壁立猶勉治精好飲食結客任俠不已胡御史調
黨人也偶以他事過道人家道人咄嗟具饌待食

御史心才道人以彼多難後猶能持門戶及
尔吉生落落終非人下者以姪女許道人女實得
史出育於其第某趙氏聞之稍不自安矣道人有
同袍友鄧生富而跌宕一日騎馬過道人宅趙氏
出後園采花鄧生從垣外望見趙氏大悅其色詢
知爲道人妾父知道人方與胡氏約昏心欲得之
而道人奴嚴蘭有子鬻鄧生家因其子呼蘭妻與
之錢二千今蘭妻陰說趙氏曰夫人之歸吉氏本
以續昏爲正室今主復納胡氏將置夫人何所不

去妾而即妾乎夫人他日安能低顏下氣視胡氏肩曉鄧某人才足憐家系鉅萬頃者新喪其偶願娶夫人爲繼室不猶愈於頰仰胡氏爲人妾捶楚罵詈無時休乎趙氏聞蘭妻言心動先是道人每歸自他所趙氏寒暄甚渠至是情態慘淡頃踈道人道人大疑趙氏有外心遍詢家內外人無所得疑終不解一日道人從容謂趙氏曰卿與我始約昏不幸爲白氏強今卿失身他人白氏死而卿得來歸方圖不娶與子偕老今復爲胡氏強不肯

誠負卿且爲卿擇佳婿嫁卿何如趙氏初猶拒
人道人固言之趙氏乃撫膺太息曰君負心人妾
義不能復作胡氏青衣爲之浣裳及厠牖君必遣
妾者妾聞鄧某賢而可依道人遂大怒考羣婢得
嚴蘭妻受錢作說狀貸蘭妻死今持趙氏巾耳往
給鄧生來云趙氏念子深密召子鄧生疑不至道
人復以奇計致鄧生而今家僅豫備蘆蓆麻索楊
條鄧生至道人誘入密室數之曰吾與若同袍友
汝乃賄吾奴誘吾妻夫死將不食其餘鄧生股栗

不能對乃呼僕以麻索反接鄧生盛之遽際鞭撻
條數百纒死呼趙氏昇鄧生携以俱去既而大悔
恨聚家僮及田奴百餘人持羈械焚火夜闌入鄧
生家生方與趙氏酣寢復執而撻之奪趙氏歸而
僮奴遂乘機掠生家財物而家各大興訟郡大夫
欲坐道人劫盜道人曰聚衆持械焚火誠近劫盜
顧盜無劫婦人者况婦吾妾也鄧生忘同袍之義
懷投校之情竊婦以逃我併力追之懷慙所激事
出過橫願伏三尺無恨郡大夫聞其言而心壯之

何吳薦紳惡道人橫而憐道人才亡不爲之力解
者竟得減死與鄧生同輸作城旦春而趙卒歸吉
氏道人忿趙氏外心終身不復近其後胡御史卒
女養父嫵道人好俠不已而家益落遂欲負道人
昏故索道人厚聘以難之道人佯許諾實無從得
厚聘女聞而遣保姆通私脫簪珥金玉佐道人聘
資女父覺而執道人窘辱之道人曰女實御史公
出御史公許某昏死肉未寒奈何背之某爲子婿
取外父資何害而君持之急者何女父益大怒鎖

道人逼書離昏女聞之亟使人謀於其家尊行者
以他事召父去而使奴解道人鎖女於戶內窺道
人道人向戶泣拜謝女飲泣而淚顧羞不能當拜
道人而身翻焉入道人望之魂傷黯黯家人爲之
感動咸歔歔泣數行下俄而父至見道人鎖解逾
怒考諸奴具言女今解鎖父嫚罵女頃之家小婢
走報女已闔戶自縊死矣道人聞之摧痛絕先
是道人坐鄧生家事繫獄胡女父計絕藥餌必欲
害道人死囚有宗金者力爲道人地竊市酒脯時

時餉道人得不死死道人德宗企每爲人言必詣
顧爾涕道人不死要亦累微天幸云道人念妻亡
家破使貞女復爲已死何復碌碌人聞世爲遂棄
家爲黃冠雲遊訪道結伴入終南山絕糧而返復
南遊歷衡湘沅辰登太和窮探幽深架壘處沿溪
澗行數百里鷄犬不聞樵牧盡絕忽見一磐石上
細草蒙茸似有人迹踞坐良久有人從高崖飛步
下頭頂銅帽身披木葉深目黝體見道人瞥爾轉
身欲颺去道人急追及之崑際再拜求道銅帽翁

注視不言道人叩頭不已乃挈之行又數十里入
一石室發石函出一編賜道人曰得此道術通天
地伏鬼神既而歎曰吾爲子作數語當復須二十
年修煉乃還吾真炁道人復在洞庭間遇異人袁
先生授正一符訣又在七閩遇神僧授神通祕術
能檄召風雨役使鬼神知來藏往遁形匿光飛錢
攝物變幻投繪莫可端倪客東昌大旱御史中丞
而下久禱不應東昌守蕭君問道人有神術白之
中丞延致祈雨道人披髮仗劍登壇作法卽捲大

陽雲霧四合雷電砰轟夜取石灰盡北斗七星
上道人以足踢一星天上一星不見踢二星天上
二星不見官吏人民仰視大賊約明日申時雨詣
朝中丞太守及諸僚屬悉素服環拜壇下觀者萬
人至午未天日清明纖雲斷空道人愈然符誦呪
益轉皎潔太守蕭君失色道人書一符呼壇下一
黠慧吏曰汝持符急走遇婦女姣好白皙者納符
懷中卽還悉泄吾咒吾使天將背戮汝吏持符走
見市肆中一婦收符納其懷中有頃婦自解衣披

髮踉蹌而來徑登壇偃卧道人以足蹠之作法黑
雲陡合雷雨颯降平地水深尺五政及申時官吏
鼎衆愕眙驩呼目道人爲神人又嘗禱雨吳中與
人約期澍雨曰雨從西北來從東南非吾雨也已
而雨從東南黯霑復散頃之西北雲合大雨人始
畏服道人果能致雨非徼天幸者爲人祈仙令人
所書卜事默禱赫之封紙函中置壇上扁其戶明
日啓鑰封議死然發之則筆墨淋漓或取白紙粘
壁間霎時字跡隱起漸次明朗朗無拘隴漆石青丹

硃紫粉五色璀璨書法道麗往往作晉魏人筆意
隨人所作詩賦清空瀟灑永是瓊笈綠韞語又能
爲人追寫仁真人失其故祖父妻孥錄者道人令
其家張絹置筆靜室中遣神將追攝其幽魂而今
仙人爲之握管畫像人從室外聽之毫絹歷落有
声少頃而人間門視之敝畫初就肖像儼然即喜
怒嚬嘆須眉臧瘕纖悉剔扶子姓一見即號哭伏
地不能起仙人傳書畫以法厭之乃可留不爾久
則失去又能爲人除祟斷魔神符所到精魅現前

立命燔斬病魔遂除書一符繫人脛脛日行千里
行如風聲不復可絆足檄廟神取神燈夜列炬百
什前導或爲鼓下燭如巨星人亡不見者以百錢
散投水步並鉢救之總誦密呪錢一一飛入鉢鉢
百不失一擲一扇梁間化爲鼠已又擲一扇化爲
狸奴捕鼠嚙之盡又能煉神兵失列營陳置奇門
遁甲敵猝入之不能出以法攝盜在室中迷不知
所往卽就道令足禁不得前諸滅風火驅政蛇亡
不神驗人間以休咎雖隱伏方寸之中遠在萬里

之外妻子勿聞人跡不到者米洞狀焙燭諸天上天
下蓬萊弱水鄴都九幽之事遣神將查覈或剎耶報
復或統經宿亡不了人甫動念道人已知卽思
慮未起數可預定爲人默定未來之數鉅細纖悉
一一符合雖數百人在側毛髮不爽人在室室中
資毀之亡不聞知嘗對衆稍發人隱語以爲戲咲
人於是敬畏道人莫敢有私議者道人爲人俊爽
不拘拘檢押而慷慨剛毅欽奇磊砢不凡真天壤
間異人也余少好奇慕道所接方外人不少多卑

非無奇或贗而不真獨見道人神可恢瑰譎蕩若
此心深豔之爲之立傳以備信史采方技者考焉
皮光氏曰余讀漢東方朔李少君傳魏干吉左元
放傳吳介象傳晉葛仙翁郭璞鮑靚幸霽吳猛佛
圖澄麻禪卑道開索統孟欽王子年郭騰鳩摩羅
什傳梁陸法和釋寶誌杯渡蜀闍杰戮難仇腎
傳唐袁天綱李淳風僧萬迴僧一行宣律師羅公
逵葉法善邢和璞孫思邈傳宋混沌道士徐神翁
林靈素傳木嘗不僕然異之嗟乎天地大矣何所

不有夫倣現誦惟神異之事愚夫之所錯愕而不
信達者津津味之造化翳爽之氣或獨鍾焉養其
妙明葆其玄德凝神抱一久而煉成混沌若綿虛
空若粉神變出夫子不語惟世儒拘方往往鄙而
不道然必諦觀其神惟若何其以正一純白爲功
以衛國利民爲務者其爲術正也以色利險詖爲
心熒惑簫鼓爲計者其爲術邪也晉史曰真既存
矣僞亦憑焉是不可一律論也余觀古道人始一
風流放逸仁賴公子耳乃其齷然省悟遍歷若行

遂遇異人授以神術驅策神將揮斥真極知來洞
往了莫端倪斯至人其殆乎乃知其豪俠跌宕意
氣固與恒人殊一旦掉轉神奇立現少年雄儁之
過洗滌一空亦玄宰之所不校也而世之拘拘檢
律語咲必眷者顧多凡庸亡祈彼其算不出鷄豚
米鹽視不越跬步凡席今閨道人舉止默不咋舌
却走矣余故備述道人以見天壤之大夫盥手櫛
髮啗飯遑矢世甚常事必守此常格尺寸不踰則
余說誠狂下當又將焉用乎嗟乎余之於茲注而

黃冠棄耒耜而蒲團亦狂也余之爲世人擲檢久矣嗟嗟人之敢作滄海蜃隱恣肆無忌者良以推破仙佛滅裂鬼神一切祇爲亡有若神奇譎怪誠有之卽上帝萬靈如來上真北酆東嶽人天脩羅神道鬼趣其咸有也必矣夫其身作之而身受之庸將焉遜乎是余之所爲津津不已者也

卓徵甫傳

卓明卿字徵甫其先趙人也秦併趙遷卓氏於蜀故卓居臨邛其後子孫東遷明卿七世祖敦始居

越之棲溪明卿蚤慧長而軒舉美姿觀有衛洗馬
風而名理奕奕亦復不減爲人僅莠心薄么磨措
大操三寸管吾伊作老蠹魚雖從里師授章句顧
編與豪子弟學騎射兵法劍術其父卓翁覺而督
過徵甫少季人不守檢押事詩書而慕豪俠之行
夫士有鳴玉簪筆侍金華安事兵是兒必殃吾家
徵甫始折節閉門讀書講經齊則研討黃虞譚性
命則佩服周孔爲文則取裁六經左穀莊列班馬
稱詩則鍊格藻魏樂府六朝盛唐所交傾海內豪

際近則杯醪遠則竿牘苟失一名下士徵甫則耻
之士或不爲徵甫知至相語不比于人數雖信陵
執轡鄭莊置驛不過是也初爲舉子業好奇累試
不售於有司入爲國子生時國子祭酒馬公名高
意不可一世絳帳之士千人無當馬公一眴獨賞
平生才時時進之後堂與語文學世務及課以詩
賦亡不針水入者徵甫於是名滿留都矣及徵甫
北上拜官光祿公卿大夫素聞徵父名爭交徵甫
侯謁徵甫邸舍者委巷車騎常如雲徵甫亦益治

緒醕延諸公抵掌名山千秋業間及宗社生靈邊
圉捍牧大計徵甫美丰神善論吐一座盡傾於是
徵甫名逾課燕冀蓋南北声藉藉充人耳卓翁家
埒素封爲人醇朴不脩莊游治稅事而輕財好施
義高其里至徵父我冠高蓋好文章交將入則接
筵出則連駟所譚絕口米鹽蝦菜而日夕娓娓名
理清言居左右多窄袂春講執籌列肆者視徵父
湯不省其云何私竊訕咲卓家兒不類卓氏其衰
乎而徵父意顧益自得名益高冠蓋使者乘樓船

擁節旌東西過唐樓亡不臨况徵父第擊鮮搗鼓
鳴笙無虛日于是里中父老乃又慕悅徵父自吾
居此未有見若而軒軒而駢駢者卓君非常人邪
何得士若爾徵父居恒深念太史公津津烏傫女
懷清良非莊語蓋嘲諢素封玩世之譚何知仁義
已享其利者爲有德其口吻秋霜嚴哉余幸席先
世之餘免于饒寒仁義不聞而徒用阿堵爲異日
君龍門公編入程鄭諸家千秋蒙詆美以牧日提
德義而遊於世矚然不受物之瑕疵家居務敦倫

睦族宗親故舊貧者待以舉火患病死喪咸有恩
卹視祖宗諸塋踰爲萬艸牛羊散牧愀然曰是繫
繫之下不有白骨乎柰何荆棘不剪樵蕘不禁如
先霽何乃獨任闢地繚垣樹碑表棹楔襍植松栝
綽祠宇脩籩豆度支一不以累宗人其純孝如此
居京師時有李奉者逋徭賦千金有司急之鬻子
女於市其母牽兒道哭徵父見而愍之立予千金
完其父子嘗買媵任城夜人舟見其額額中表女
不忍收遣還并兒其直一時長者聲藉甚士大夫

慕義無窮矣蚤喪母夫人母之妹嫠居微甫奉之
若母寒暄問遺積三十年如一日兄章甫舉鄉薦
不第卒無嗣微甫爲析居恭事寡嫂以長子爾康
爲之後歲時祭掃不闕微甫行義旣著鄉人有婚
者患苦者訟者咸赴微甫微甫悉爲處分務人人
得所願而去人有侵其田廬日戒家僮勿與爭人
生鄙傳卽大地泡沫耳迭去迭處王者究何何爲
尋干戈于蠻觸其讓之有負于微父顧友出詒讓
語微甫遂遜謝願林券以全交矣人有告急於

徵甫無間真爲悉周之而先世產頗用不振徵甫
安之居恒藪鮮衣美食厚奉物而簿自饗徵甫有
焉徵甫無它嗜好詩文與客客又暇就徵甫多
談詩文浮慕徵甫非心知者率皮相以爲此雕蟲
之夫而不知徵父通偉豁達與古豪傑埒今得都
要津其所建豎必不凡惜無有大氣力者爲之推
挽僅在卑位散地并渫之歎昔人傷之又天性伉
爽不能與人爲醜骸媿阿態嘗誇誇持正論或面
督過朋輩人多嚙而短徵甫徵甫爲弗聞也者恒

乘舩舸香鑪茗椀爲浮家泛宅往來吳越山水間
會心處輒累月忘返又喜遊乎酒人家釀新熟黃
柑紫螭與客浮白放歌歌聲出金石時發詠諧談
言微中浮于滑稽東方玩世之流乎古高人若李
鷹步兵伯倫彭澤無功達還好遜於麴蘖遺累葆
真道是物矣中歲習禪寂招名僧栖芳社園日討
無生大旨英雄歸根結局斷其至乎所著有卓氏
藻林微雨集行于世又有中林寓言天機列錦襍
著數種未行不殺結髮論交海內聞微雨最蚤而

交最晚知最深嗟乎微爾生平可都無論余拳拳
于微爾者所講求出世大事願以精力持之無徒
流連詩酒湯而從屑吻邊失去昔陶徵士縱遠師
入蓮社而有好酒癖遠師以其爲人廓落收之謝
靈運心禪不取卒以淪墮吾輩勗之夫文心酒德
何關人生死毛髮事淺而不染其功難不淺而不
染其功易吾輩勗之

徐孝子傳

徐孝子名一鵬字季祥明州人生父岐出君叔父

江山君無子子季祥季祥事其所後與所生等江
止君貧季祥歆身爲具甘毳良渠而自奉至龔欄
江山君忘其貧亦忘季祥之爲繼子繼母賴卒哀
毀逾禮絕不能生以貧故授徒海濱以方正見憚
歲時必歸省江山君雖往來數數主人咎其至情
不問一夕感異夢覺而語其主人曰吾父殆有恙
急馳歸夜過阿育王嶺猝遇虎當道季祥祝曰吾
以吾父夜馳歸有如劇虎牙則吾命何怖焉虎顧
反曳尾避季祥去歸而父果病情憤季祥至則急

蘇曰兒歸將無道遇虎乎余頃夢入一公府見緋
衣者曰爾數當終以爾子純孝感天虎且避不敢
前其延爾一紀季祥曰異哉兒之歸也實道遇虎
仰天而祝虎曳尾去父病其瘳乎神贊之矣嗟乎
虎畏孝子耶畏神理耳贊曰徐君純孝孝其所後
自奉則約奉父則厚夢而馳歸猝與虎遇仰天而
嘑不怖不督於菟猶避神耶不祐風之下衰子道
大謬一語相夷立而許詎含霧稟識頗慰豺獸嗟
我季祥民之翹秀身非空桑視此良詘

大司馬恪愍楊公傳

大司馬恪愍楊公名守謙字允亨別號次村世爲湖廣長沙人始祖順高皇帝時占尺籍隸南京神策衛高祖受徙周府左護衛受子福勝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妻周氏贈夫人昭皇帝時徙隆慶衛復徙彭城衛因家焉福勝子春累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妻王氏累贈夫人春子志學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康惠妻王氏陳氏累贈夫人康惠生公幼而需異七歲授書善屬文器局凝

重若老成人稍長爲舉子業卽以古豪傑自許講
說經濟敦忠孝大節嘉靖戊子舉於順天己丑中
羅洪先榜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尋改兵部職
方司歷陞本司卽中益究心戎畧邊務推轂將帥
材官壹秉公法抑絕請託釐革弊孔受知富道世
廟南巡扈從車駕還賜采幣陞陝西按察副使丁
康惠公憂葬祀行考亭禮哀毀骨立服闋除陝西
督學副使校士至公雖窮邊下邑亡不身歷革縫
興起至今思之祀公名宦秩滿陞本省叅政未幾

任卽陞右僉都御史奉敕巡撫山西尋改延綏蓋
延綏乃胡虜咽喉西北重鎮不次超用公從時望
也在延綏二年選將練卒講武足食恩威大著虜
畏不敢入塞稍入輟斬馘挫衄之西垂晏然延綏
邊垣稍卑虜亦毀之而入公爲增高厚數倍益置
敵臺戍堡虜萬衆仰攻不能入垣之力也數獻捷
天子嘉悅錫賚無算數降璽書褒美庚戌春陞副
都御史巡撫保定去延之日軍民老幼子婦傾城
塞野負囊裹糧號泣遮道祖送數百里咸呼曰楊

公在邊虜不敢正視西人高枕卧一旦去我劇虎
牙無日矣甫蒞保定屬北虜大舉入寇圍都城中
外戒嚴援兵猝無至者公投袂起曰虜薄都城主
上拊髀人情洶洶爲臣子安忍坐視卽率部下精
兵三千入援世宗皇帝聞勤王兵至大喜卽降旨
楊守謙提兵入援忠勇足嘉其陞兵部侍郎內同
希忠外同仇鸞協力捍禦仇鸞者很鷺陰賊人也
有寵于上公督學陝西時鸞爲甘肅總兵潛與虜
通公聞而密白之中丞臺御史臺事竟寢未發其

後鸞知而遂恨公切齒至是譖公於上曰楊守謙
名雖勤王實授兵觀望縱賊赫掠世宗大怒建繫
詔獄法司擬成上愈怒罰治法司特旨坐公棄市
時年四十六都城市女奔走號慟人人願百身贖
楊中丞事聞于關中延綏諸生軍民咸爲位而哭
盡哀公臨刑自若曰臣以勤王及旣諉賊之口實
敢聖聰皇天后土知臣心臣死何恨臣得與岳武
穆于肅愍同遊地下足矣無何鸞造逆未就而死
事發詔剖棺戮尸妻子闔門斬都市先是公之及

既以八月二十六日而逆鸞被戮亦適明年是月
日人以爲天報不爽云鸞敗主上卽悔悟公寃至
隆慶改元都給事中辛自脩御史王好問交章昭
雪公忠而受寃詔贈公兵部尚書謚恪愍賜祭塋
蔭一子忠義之士聞而爲之鼓舞稱快都城父老
有泣下者公爲人忠孝天至涵養有道燕居莊肅
雖對妻孥不及於嫖狎束身理家皆可爲法官轍
所至皆有遺愛門生故吏生芻絮酒蒲服千百里
哭墓下往往至失声敦人倫好施予有庶弟二人

庶妹一人悉爲鞠育昏嫁事度母宛氏若親母兄
弟同居所得祿入悉推與衆不入私橐二堂中生
待以舉火死而待以棺殮者不可勝計亢厲廉潔
一介不妄取歷官至開府大位蕭然猶寒峻恒以
稱貸自給文章尚氣格雄渾昌大詩亦悲壯有唐
人風尤長于經濟籌邊有大寧考紫荆考花馬池
考兵部集譚西北地形要害戎務橈宜洞若指掌
公之諸季多至方嶽大位伯子汝濠辛酉舉孝廉
守高郵州以公蔭爲光祿丞出爲明州別駕而皆

端亮清謹不異寒素環堵蕭然世以方藻關西伯
起家則食公忠義之報也公以忠受冤有識愷寧
乃卒蒙聖恩昭雪褒嘉在順天長沙祠鄉賢在西
安延綏祠名宦廟食百世光昭俎豆而關中士人
有死入冢府見公方爲賢神宮殿服御如王者生
爲忠臣死爲天神理蓋有之余不能博蒐遍考輒
論伍子胥關壯繆張睢陽並以忠直百折不回歿
而爲神至今村氓婦豎咸能道其姓名虔其香火
儒者徂縛常見兒好持議論排斥幽冥之事而卒未

敢有置一喙於三數公者忠臣義士畢命以奉君
父指生以殉社稷骨骸齧粉身家破滅受旤至慘
且湏臾事而朝廷旌其節槩上帝錄其忠克位
證天神名留國史光霽照耀與天亡極奸佞諛賊
生盜大利死受顯罰榮華一旦惡名千秋此烈士
之所以孳孳蹈死若飴赴義若渴者也不然忠義
誅戮後裔凋零其漢之魂亦終歸于夫何有而奸
佞諛賊及其身富貴壽考子孫反或熾昌無論人
世公道晦蝕即上帝賞善罰惡之權不已踈乎我

明于肅愍及楊恪愍並以忠蒙禍旋荷國家褒典
所不可知者上帝之簡錄何如然余取信于天道
非敢爲矯誣也古今村氓婦豎之奔走關壯繆諸
公疇敢謂其爲矯誣乎

卷終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三

四明屠隆繹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簪選

疏

重修東林菴募緣疏

夫淨智妙圓空寂超無生以歸真造寺寫經度僧
雖有漏而亦果真全則功亦本無故四果非大乘
之位功高則漏亦漸盡故六度設布施之條蓋衆
生爲累劫遷流障惟情識而萬物以妄因迷倒結

在慳貪故忘情去識立露靈光破慳除貪恒資佛
慧今夫曳紫拖朱子姓累都富貴懸鵷茹藿妻孥
不免饒寒敝龐椎魯積鉅萬而默有栽培聰俊勤
渠營一錢而銜脂爲破壞青年上第蚤致雲霄結
晉窮經卒填溝壑輕裘緩帶乘安車而飄若神仙
草履芒屨執遠轡而勞同牛馬珠庭日角天厨每
饗于鳳麟車腹斜喉爛口難沾乎涕唾斯何以故
蓋由布施慳貪善惡之因作則富貴貧賤苦樂之
果成達人觀破瞥爾四頭下土習迷轉成失足無

常條來雖四大而猶捨有生終去卽一物以何食
麗居士沉寶於洞庭湖志修空有師子佛施頭於
剎賓國道在離生隆聞王侯千金輕於瓦礫貧人
一檀香於旃檀故知貪捨在心功德非寶矣何況
初建叢林消除惡業裝嚴佛像增長善緣優填削
木鑄金以像世尊而滅罪愆恒河阿育造塔置瓶用
盛舍利而收功歷劫斯誠苦海之寶筏迷塗之慧
炬也隆竊見東林禪菴者城隅幽僻市喧不聞水
木清華道場茲勝詎獨遊目騁懷資士大夫觀覽

之處實堪避賢靜焉善知識薰修之林奈何殿
宇傾頽爰以起善信之崇奉禪房圯場大不便僧
衆之跏趺金剛幾化土坯空多神力菩薩半侵苔
蘚安見尊嚴隆見而盡焉傷之用告同志伏乞興
心發願樂捨貲財量力隨緣助成勝事灑功德水
之涓滴於海中雖萬波奔騰而不混種菩提根之
毫芒於土內雖百卉凋落而常榮生福生慧賴此
堅我信心而永脫三塗離垢離塵終能乘彼佛力
而共圓四智隆敬合掌稽首歡喜無量謹疏

重建永明寺羅藻殿募緣疏

慈溪永明禪寺者、相傳唐相國呂公珂所捨宅基也、殿宇宏麗、塑像巍峩、句章以西、藝林第一、奈何桑田滄海、物有盛而必衰、昆明劫灰、數無成而不壞、雕梁畫棟、風雨剥金碧之暉、聖壁丹垣、苔蘚蝕龍蛇之影、玉毫肉髻、蛛絲網千佛蓮臺、勝鬘香花、鳥矢穢諸天寶界、香積煙銷、碧瓦落而填井、禪堂火冷、黃葉飛而滿堦、檀越露晞、梵唄絕響、比丘星散、鐘磬無聲、三五衰颯、殘僧栖止、淒涼破寺、蕉葉

窓前聰夜雨、以續燭、漏、荳蔻花、離下、剪秋雲、以補衲、
衣、應真殿、幽爲、剪艸、觸目、感懷、阿羅漢、化作、土坯、
酸心、隕涕、匪、忝、歸之、逢哥利、肢體、竝殘、豈、師子之、
遇、罽賓、昔、傾不保、超諸漏、而預聖、金身、胡以銷沉、
證四果、以入流、佛性、寧有變滅、夫、幻泡浮雲、彼雖、
悟假合、而任推賣、鏡花水月、人且、囚色象、以見如、
來、今乃摧殘敗壞、一至於此、嗟乎、所資奉三寶之、
謂何、是、且墮六道、而難脫也、隆禪觀、永明乃震旦、
之大道場、慈溪亦神州之鉅都邑、登八座、陞六卿、

學究天人者霞蔚、綜九流、徹三教、道無性命者雲
蒸、昔之名公顧輔能捐一宅以開新基、今之通人
宰官不能合众力以修舊址、隆竊痛之、則以凡夫
慳貪、既每恡財爲惜費、賢人方正又好詆佛、以崇
儒、隆請即借凡情、宣揚聖諦、則佛理昭然如日中
天矣、凡情穢濁、故易沉淪、而佛理則宅乎清淨、凡
情滯實、故有纏縛、而佛理則宗乎空虛、凡情煩惱、
故墮火宅、而佛理則以寬悅爲菩提、凡清幽闇故
迷本性、而佛理則以高朗爲超脫、凡情分別、故有

形骸爾我、伎嫉侵陵、而佛理則玄同平等、混法界
冤親於兩忘、凡情險詖、故有梳械坑塹、欺給陰賊、
而佛理則平直坦夷、合三千大千爲一體、凡情忍
暴、故日尋戈矛、而佛理則慈悲救苦、不殺肖翹、凡
情貪恠、故愛惜錙銖、而佛理則行檀喜捨、不愛膚
髮、凡情好媿、故沈愛河慾海、而佛理則斷媿慾、以
淨六根、凡情造惡、故纏業趣輪迴、而佛理則持戒
律以脩萬行、蕩除邪穢、歎保真常、昇濟神明、出離
生死、信照昏之慧炬、度世之寶筏也、居士得之以

謂神理性則虛明寂照何物不通可證果位於大覺
覺萃宰得之以濟世安民則慧性靈光何動不茂
可登世道於太和、大證般若之品、既可成佛、作祖
卽小領清虛之益、亦得解苦除煩、嗟乎、夫佛理何
負於人哉、宋儒專精孔孟、翊衛儒宗、固常昌言排
佛矣、夫儒以治世、佛以出世、各有宗派、各有法門、
儒者爲世立法、闢佛非過、然必不因佛之排詆而
其術遂廢、其所不可廢者、佛理之清虛高潔、宏通
廣大、可想也、考亭註明德而歸之虛靈、不昧程子

論定性而根極於反鑑索照皆與佛理符合用其道而闢其說所謂爲世立法不得不爾亦猶堯舜湯武夷齊太公心相是而口相非孔子明正道攻異端而以西方爲聖人以老氏爲猶龍權衡之審也久矣世儒不深咎孔孟程朱之意而分三教猶水火與二氏爲仇讐小大衛狹宇宙大衆同君子不爾也隆不肖願世之通儒達人用儒道以匡時立教治國脩身用佛道以理性歸真出塵超惑詎不麻哉彼五百應真者並釋迦大弟子無漏大阿

羅漢今其殿宇傾頽真像殘壞若此在佛
五世人慈悲惻怛之念安在耶隆忝儒者幼讀六
經服膺孔孟汎覽二藏兼奉釋老雖行多疵類而
心實清真逮今垂暮之年益稟泥洹之教貧不能
以法財爲功德而以筆舌爲擅施願公等欽崇釋
典興起道場兼脩福慧之基永結人天之果敬譔
燕鄙短蹠付住持蓮舟上人募化有緣贊成勝事
隆不任激切惶悚仰望之至

重建天井寺募

四明天井寺者古名刹也。霽秋分五井以擅奇高，接瓊田玉界，神龍依三寶而證聖，宏開貝闕珠宮。仙都遼夏雲霧常擁中峯，磴道盤廻，星藻平臨絕頂。琪花瑤艸，凡夫之所不能名，紺石丹泉，塵壒之所不能致。梵宇截彼山椒，四季慈雲長縹緲，寶藏通茲水府。六時法雨自繽紛，居士栖真而結廬，永斷漁樵之跡。宰官榮雪而禱祀，立埽旱暵之災，飲蜥蜴於杯中。李文靖之靈蹟偉矣，立鳳皇於祠下，舒御史之豐碑兀然。故昔人云：寺以山而名，龍以

寺而靈良有以也奈何年深歲久殿廢基荒
雕梁龍蛇蝕於風雨寶幢華蓋金碧委於泥沙
白露侵大士之衣蛛網五雲璿珞青苔繡如
來之面蝸涎七寶琉璃空慙金襴袈裟應真
殿未免荆榛浪說水晶簾幙龍王祠亦在旁
艸香積止存破甕剝木尚繞流泉禪堂僅
賸殘垣乞食頻歸暮雨悟興衰之理于露
電聖諦深密不問消沉等起滅之義於空
花神理宵茫何知寂莫山河大地運終亦
墮劫灰古佛道場悟後皆爲陳蹟泥洹須假

莊嚴聳庸愚必繇妙相梵宮顯坦久矣過客之興
嗟寶像傾欹曷起善信之瞻禮而五言僧傳慧者
能叅密義實主此山稟支遁之刊根名理夙擅歷
中峰之苦行心地頃開喻詩作偈臺雨雲光之花
說法繙經頭點生公之石蓋素業之宗工緇流之
彥秀也慨然以興教起廢爲功德以接物度衆爲
因緣再葺琳宮重開淨界二在福共積善基東
渡錢唐中流一葉南捫台石身世卑飄留填貝葉
寒山之句水清舌吐青蓮船子之歌雪映擁烟霞

于飛錫、聊覽崑崙之奇蹤、飄寶花於振鈴、并結龍天之勝果、伏望大檀越、皈依正法、誓除有漏之情、善知識、延攬高僧、叅訂無生之理、因而捐施貲財、助成殿宇、以慧修慧、繫福德于層臺、從明入明、超賢劫于彼岸、公等之大智、亦道民之上願也、

超度歷劫戕殺衆生疏

萬曆十七年六月廿五日奉佛弟子屠某謹齋戒薰沐疏告諸佛菩薩座下某切念人與萬物並生娑婆世界、雖翾飛蠕動、跂行喙息、均之稟受生稅、

包含霧氣咸有血屬盡覺痛楚肖翹之物至微細也追之則知竄逸繫之則知求脫趨利避害樂生惡死其情一也是以如來以大悲爲心上帝以好生爲德大道之戒不殺生艸不害生蟲然後罪業永除冤對消釋惡因既去善果斯成奈何衆生障蔽無明結習貪嗔以大制小弱肉強食漁釣蒐獵割剥虔劉扼其背吮銕其毛羽脫其膏血剔其肝胃一席之宴永陸雜陳三食之需甘鮮畢備以自充其腹腸膺其饕餮嗟乎人之有生蔬藟順養足

以不死誠何用廣搜無窮之味盡殺萬物之命以
供三寸之口以肥六尺之軀也某竊見屠沽之肆
烹宰之庖擊鮮淋漓血肉狼籍呼號于刀斧之下
宛轉于湯鑊之中昔人所云食者甚甘死者甚苦
良足痛矣夫無德不酬無怨不報殺人一刀還人
一刀食人一瓣償人一瓣冤冤相對世世相尋生
死之所以輾轉而無窮惡業之所以歷劫而不解
也某自念從無始劫來薰染惡緣昏迷佛性殺害
衆生血肉以充飲啗不知其數又身墮旁生爲人

殺害血肉以充飲啗亦不知其數又或以人殺人
以物殺物或故殺或誤殺或自殺或教人殺皆作
殺業並結冤讐乃其今生粗解章句奉忝士流徒
知隨順世緣不得早聞佛法以酒爲漿以肉爲糧
飲食宴會婚喪祭祀多設珍羞廣殺物命結冤積
業如江如陵始緣迷倒陷於無知既因習久不能
盡克隆每靜焉思之冤業多矣重矣身不能載世
不能償惕焉憂思何嗟及矣夫我逋人債我當償
人人逋我債人當償我殺害互逋互償冤家耦父

經何時已乎隆今敬發誓願於諸佛菩薩及
帝天神一切賢聖之前凡從隆無始劫來以至今
世受隆殺害衆生幽滯三途沉淪諸趣者仰仗佛
力解冤釋結咸超苦海盡登淨土永享極樂之福
永消沉滯之災從無始劫來隆身墮旁生爲人殺
害者悉與諸人解釋風掃電滅不復取償殺害而
外卽諸人毀謗罵詈嫉妬傾害劫奪虧損一切巨
細冤讐悉與解釋不復取償佛天監臨亮此慘憺
實心實願不敢誑言隆又願從無始劫來盡四大

洲千世界衆生各相殺害互爲冤對者咸解惡結
並登善界隆又願盡四大洲千世界衆生并戒貪
嗔癡殺盜淫斷一切惡業修一切梵行攬長河爲
酥酪變大地爲黃金隆又願從無始劫來以至今
世自身所作一切輕重罪過悉行懺悔於諸佛菩
薩主帝天神一切賢聖之前伏乞亮其無心愆其
無知罪賜赦除永不敢再犯隆又願如來慈悲衆
生主帝仁愛生靈赦宥罪愆挽回厄運陽九百六
永永不作即今旱暵爲害疫厲爲災伏乞蚤收時

氣以抔天亡速賜甘霖以賴枯槁海宇尊無事
福朝廷慶有道之長隆又願老母趙氏消除業障
增福延年亡父某早脫幽途登真超劫從無始劫
來以至今世父母兄弟妻子六親咸消惡因咸證
善果全賴三寶之力消除萬劫之災爰於生日特
發葵忱仰干蓮座隆不勝懇切皈依之至

啟醮口疏

萬曆十七年六月廿五日奉佛弟子屠隆謹齋戒
薰沐上告諸佛菩薩座下竊念隆幼託儒門粗知

章句遂弛負擔爰忝縉紳出有安車入有室廬生
既享其逸樂不織而衣不耕而食身無補于明時
天資近慧徒能括弄空文宿世多愆不得蚤聞佛
法忘稅少慮存心雖頗坦平任意觸情素行多違
戒律非時非已舉或從色根而招濫責濫刑業多
自嗔心而作飾浮華以驚世好工綺麗之詞侈燕
會以悅人廣殺衆生之命時時作過自陷迷塗種
種積愆日深苦海近聞仙佛凡聖之理始切皈依
更惕因果報應之權稍知洗滌顧學道雖求悟脫

而結習尤難頓除自怨自懲詎修持之不力隨藏
隨犯覺舊病之猶存是隆之所以日夜矢一誠而
曾過叩三寶以痛心者也言念隆歷劫罪根之最
深者莫如殺生衆生業報之最重者莫如餓鬼故
先脩水陸經懺以度脫衆生續考餓口科儀以施
食餓鬼竊照焰口者起于觀音化面然而現鬼王
之形阿難告釋迦而脩瑜伽之教凡此餓口皆因
衆生宿業所致疾妬陰賊設陷穽以害人掊刻慳
貪噴骨血以肥己生恣溪壑之情貪饕無厭死墮

辟荔之兒痛饑難堪身若藍靛髮若丹砂腹如車
輪喉如針鋒五百劫不聞水漿之名六根門常帶
醜滑之醜復有威明正直剛毅勇烈證諸神趣位
諸冥官大力秉權尊榮賢顯而尚帶業因未免乏
食嗟乎以彼苦報之衆生反思隆宿業之深重恐
墮斯報厥苦奚勝是用消取賤生之辰廣脩施食
之法欲以外結人緣採諸苦難內消已業豫植善
根然非仰仗如來法力則衆生業重雖遇食而不
得餐凡夫力薄卽行施而何由廣爲此敬發虔誠

哀告佛祖伏乞以光明陀羅尼法而攝受衆生以
如來手印真言而拯拔苦惱化滴水爲酥酪活若
長河變斛食作須彌遍周沙界壇儀嚴護上窮有
頂之天梵音弘宣下極風輪之際伊蒲淨飯盡四
生六道咸飽滿以歡欣幢蓋香華合萬劫千回總
超升于極樂隆不任激切皈依仰望之至

上包家灣龍王求雨疏

某日者以亢旱故哈書大江以北父老相共齋心
焚香禱雨父老得其書遂鼓舞踊躍祈禱乃恭詣

經上請聖疏辭以某爲冒實不以聞於某無從蒲
服隨父兄三老之後百年稽顙爲萬姓請命蒙王
降靈祇獲謂王者不至餘子何爲某聞之不勝駭
異歎服王之威命霸爽肸鬻村鼓鑒觀有赫昭昭
如此某虛薄小器行劣才疎顧自分一念慈悲惻
隱先人後已區區之心從幼有之設今人饒而我
獸飽人寒而我獸煖人苦而我獸樂有如置於水
火聖於針氈必不能安也某嘗爲頴上青浦令先
後凡五年有奇水旱祈禱詎維竭誠亦云捨命當

潁上夏五月大旱禱雨日不應乃日自曝庭中
夜望空博潁至旦形骸焦枯神氣憊憊此時命如
懸絲老母妻孥環哭不知也若此凡三日而大雨
霑足當在青浦春夏之交淫雨大潦田禾滄沒下
民嗷嗷某祈晴不應五鼓起徒跣至城隍祠望淋
雨中至天曙叟氏始覺時已大委頓父老抱持慟
哭不爲動俄而雲散雨止杲杲日出凡六大雨潦
六望淋漓中咸登即晴霽卒免水災去歲大饑之
後復復苦旱某是時雖已家食矣而父兄子弟疾

若相關情不能已登一小樓密爲此土人民乞哀
上帝以及龍神望灣上而長跼待命靈膝爲紫黑
而不休此王所照知也而今者復復大旱睹此疾
疫某庸得晏然所以不至爲鄉人往而不相聞耳
而乃者王遂大章霽貺訝某之不至某之爲鄉父
兄三老得無踈矣是用栗栗祗懇王豈以某夙昔
倚祠誠切猥蒙注念邪不然者以王威德何有於
蟻蠓一夫而重訝其不至也悲夫海上之民極矣
去歲之饒于婦行乞肩摩趾錯餓殍僵仆川壑涂

擁草無留根木無完皮固已大不堪命今歲復旱
赤地千里蚤禾將盡焦枯晚稼尚未蒔插萬姓皇
皇朝不諱夕悲夫悲夫一歲之饒民已大困今歲
若再不登海暎人類恐遂盡絕矣其竊念上帝以
好生爲心龍神以濟物爲德生民以來覆載生成
所賴全活多矣寧至今日而遂忍令人類盡絕邪
悲夫天下民作過多端積業深重降災示罰天道昭
明災今知惡罰今知改顯行懲創等實愛之帝命
神休於是爲大然必不忍遂令人類之滅絕也貧

民作過多爲饑我所迫雖曰可疾可寶憐富家
奢嫖侈汰瘠人肥已罪惡種種卽如一遇饑荒積
穀丘陵日索高價歲荒日甚則穀價日高推其心
益惟恐歲之不荒荒之不甚以故貧人遇荒動至
死亡富家遇荒愈增殷富罪業如此宜其召災感
變水旱沴仍悲夫水旱災皆富家貧人同遇
其昭而貧人爲烈召災感變富家之罪百倍於貧
而饑荒餓死則貧人非富家也悲夫古人有言終
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舛食則饑某雖爲廩吏家

無負郭田終以託身衣冠之末幼有文字之聲日
營一日歲度一歲麥葛充身藜藿充口幸不大至
乏絕常私感天地神明祐佑之恩而裴徊四顧遠
近人民迫於饑寒濱於死亡者莫可俚指矣悲夫
朔風皴肉嚴霜砭肌而苧練不完單衣破盡酷日
灼人炎塵鑠體而餓眼生花饒腸殷雷飲生無計
求死未得父母愁嗟妻孥對泣某每披衣而緩衿
臨食而撥箸低回太息不能爲情甚至爲饒餓驅
逐出門求食盡日無有腹枵声咽忽然仆地以今

觀世人飽煖安樂者十不能二三饑寒死亡者十
殫有七八其常解身上之衣吐口中之食以少爲
貧窮地如以一滴沃陸海其何能濟而展轉哀憐
無時不恫予衷夫某白地凡夫耳猶時爲此世界
人民哀憐隱惻不能已已其在龍神宜當何如矣
夫衣食者人民之所甚難而雨澤者想龍神之所
甚易也以所甚易濟所甚難某願王之亟留心也
卽今下民應災上帝禁雨王亦乞以小民死亡之
狀䟽奏於帝帝亦必惻然動念臣某與竊遠王與

帝近并望以臣某哀䟽轉聞於帝帝或亦不深罪
卽罪及臣某於王無與也情切冒陳不任皇恐悚
息待命一二日內望雨澤至矣

寧國府涇縣下坊渡大橋募緣䟽

夫六度萬行迴向惣歸于能仁八百三千功行俱
圓乎大道金仙以慈悲爲上善力去慳貪至真以
拯物爲聖基功存普度故禪門震標福慧大嘯覺
海洪流梁武修果人夫永絕地獄種子旌陽之功
行滿尼乃拔宅以昇清微通明之勝事圓成斯蛻

形而證都監至於凡品尤賴積功上則除屢刦之
惡業下則種來世之福田大則植二乘之利根小
則免三塗之苦趣貧婦脫茲凍餒功兆于施鹽儒
生早撥科名事徵於編竹不然者生民之衆泥沙
苦樂之等霄壤王侯將相家積千鍾有金可以鑄
鼎齊民匹夫生餘六尺無土可以卓錫口銜王食
猶嫵未脯乎鳳麋腹受枵饑長患不飽其藜藿窮
年而爲歡歌舞之場樂矣逍遙沒世通夕而不沾
杯炙之味且也罵詈隨身雕鞍文轂王孫之神采

如仙、鞍馬挽車、廝養之枯骸若鬼、登高臺、臨曲池、
複道層階、而破屋之秋風、折瀝、擁豔姬、選麗色、分
行列隊、而鰥夫之長夜、淒其、玉牀冰簟、涼灑灑矣、
日如烘、汗如雨、焉知道路之悲、廣陌遊輪、喜洋洋
哉、虱虻頭、蚊噬膚、寧識囹圄之苦、君請思之上帝、
孰踈孰戚、司命何恩、何仇、夫果以因成、業由心造、
咸衆生之自取、詎造物之有偏、僕願閻浮提諸善
信、盡捨惡道、咸種善根、早脫迷塗、共登正覺、惡所
當去、譬如燎毛、不盡不已、善所當爲、譬如種穀、務

獲務成茲爾寧國府涇縣下坊渡者山險路艱水深河廣馮夷索命鬼伯何人風濤之洶湧靡常舟航之往來多覆買隣於魚鱉之鄉泉下幽魂夜哭上地干蛟龍之腹沙頭白骨交撐行人渡而怖驚遠客聞之痛怛禪僧法極者杳息空門蕪聞玄理業剗心而煉性亦混俗以和光念此渡之艱危卽爲苦海將創橋以利濟願作慈航顧計功何止千百億歲度支不下四五萬金維此一方之鉅工程料難獨舉非賴四境之大檀越易克共成某作公

死溪適逢盛事遂栽荒疏普告仁賢伏乞宰官居
士善女信男大悟因果之理恢弘福慧之基以藉
緣積德爲心以拯溺拯災爲行或金錢或木石歡
喜捐捨資財或布頭或釵釧多寡各隨願力庶幾
蚤成勝事將來永流生民飛鷁浮航水邊罷爭舟
競渡落虹夾鏡橋上堪連袂踟歌波恬風靜曹盱
女不復煩邯鄲之舞日朗沙晴霍里妻無所事笙
篴之引善緣隨劫世同垂功德與橋梁並峙從此
更從空觀再計玄宗寶闕可登蓮臺不遠某不任

大幸大願謹疏

白岳謁玄帝疏文

伏以混沌未分玄枵尚闕鴻濛甫判大道攸名無
始苞含三極惣挈綱維元化蒸出萬靈悉歸埏埴
道妙本來虛無真性立爲命蒂衆生自取執着情
慾損其靈根故生老病死氣無盛而不衰消息盈
虛物有推而必賁惟至人雖垢絕塵得牟尼之寶
珠於象外忘情合道握元始之祖炁於環中煉三
寶而還虛葆一真而證聖是以出有入無陰陽不

能陶鑄蹈虛觸實宇宙不能牢籠恭惟玄天上帝
王虛師相開天氣母得道冊王從金闕而化身跡
無量以度世授祕訣於元君金輪妙轉悟至理於
神媼鐵杵功成一崑竦翠了義圓通五老啓塗法
身冲舉惣領真官錫琅宵之寶冊封崇帝號暢上
清之靈樞火符交坎離之象道在中黃水德鎮壬
癸之鄉位尊北極慧劍降魔六天之宮咸隸慈航
濟苦九有之衆皆歸是誠赫赫有臨巍巍無上者
矣言念其蟻虱小臣蟻蠓微質蚤歲忘梳踈狂多

過中季好道刻厲自新二六時刮垢磨光無一念
而不敬上帝四威儀省管懺過無一刻而不畏神
明緇真經白馬求解脫於無生問丹訣青牛覓霧
脩於不死及看擾擾之徒盡是蠕蠕之類一沉流
浪之淵日沉日下累轉輓轡之劫愈轉愈迷英雄
蓋代未免慾火煎熬富貴薰天倏爾土灰淪沒存
則僅遷延於歲月盡則不少住於須臾新鬼而哭
舊鬼古已如斯後人而推前人今誰在者竊思入
黃壤甚近若駟孤純仰青天尚遐如飛腐肉其是

用禮事祈神身心悲切尋師訪友昕夕勤業將了緣以了道亦度我而度人柰何羸骨難成凡心未盡外護莫就知音更希而世之人有慳貪者奸姪者醜黷者狡佞者憍慢者多汰者臣罔上者吏虐民者子忤親者弟凌兄者男不務忠良者女不守貞潔者骨肉相殘者朋交相賣者僧尼破律者外道惑衆者給愚駭者欺孤弱者貪大位而構傾者趨小利而交賦者具錦而妬賢能者含沙而快讐究者背公而營私者瘠人而肥己者汗穢暗室者

媒孽神明者心迹欺違者背面反覆者暴殄天物
者廣殺生命者六賊交戕三業並作如鬼如蜮爲
他爲蛇諭以人天因果則掉頭而行語以輪迴業
免則掩口而笑不求解脫之方罔信仙佛之理其
竊哀之亦以自省蠢茲小臣既痛眾生之迷倒無
與津梁更苦自身之沉淪何從濟度故敢俯竭愚
衷仰干 帝鑒伏乞愍下民之業趣大章神理以
示勸懲哀小臣之苦心特賜感通以弘提引俾某
神清氣朗心開目明進道無魔脩真有助誓酬普

度之願以含罔極之恩仍爲母氏恭祈壽考火報
劬勞并願眾生盡種善根永離苦厄其不任五體
投地激切悲淚之至

脩阿育王寺舍利殿募緣疏

夫布施者六度之一而萬行之首也衆生逐妄而
迷真久墮轆轤之劫凡夫因貪以成愆永無超脫
之期貪則煎熬多熱善行冰消慳則殘忍斷悲業
緣日積迷塗之所以一逞而難回惡趣之所以相
尋而不已也蒙無暇遠諭卽以近事言之今震旦

中水旱交遘南北災荒既苦枵饒更兼疾疫子婦
連袂而行乞老弱卧路而悲啼朱門白屋足跡遍
而不得一錢赤日黃埃口吻乾而曾無粒米裸形
道上生爲愛旌目之窮委骨溝中死作若敖氏之
鬼而富者賢者金珠填積倉因豐盈鄙吝益深營
求無已八口之中最憐妻妾一身而後惟念子孫
逞奢嫖或立傾千萬賑貧乏則坐惜鎰銖顧我之
衣祿贍足此生于人何假即人之餓殍充滿沙界
于我何關計善產則年富一年既已享仁陵之積

定穀償則日長一日猶未滿溪壑之心曾不思彼
藜藿之腸餓三時則死而我金玉之饌旦一飽無
加布施則現在之福不虧而未來之功無量慳貪
則受享之物有限而罪業之積轉深試觀今生之
饑餓而流離者惣宿世慳貪之報今世之富貴而
驕吝者實來生疾苦之階何況神明之照臨有赤
世界之現報爛如夫人之冥契影形善惡之感應
桴鼓奈何罔信輪迴不畏神理何知身後但快目
前乃在今生則不知來世及當後世則又昧前生

或殉寶以身寧甘溘死或取歡今夕不問明朝主
父偃願就髡烹而惟貧驟富石季倫明知爲禍而
不肯散財古今並然迷而不悟良可痛惋矣夫東
教仁存博愛一視如傷西方義普慈悲萬緣平等
慧必資福方是檀耶解必兼行乃臻超越君不聞
天人騎繇行檀所致薛荔鬼因墮施而成昇如來
以掬土資享國王捐闍黎之一金報償公主黃雲
覆身乞兒種兩錢之福青蚨消藏寶新得五里之
歡拘羅持阿梨於病僧快樂九十一劫無減施

食於殊勝、上生三十三天、香花作供、雖經千劫、益以增其慶、膏油通夕、即吹毗嵐風、不能滅其光、貧女捐珠飾佛、爲迦葉之因、給孤布金買園、結人天之果、園監散花、妙華獲號、羊奴編草、寶蓋呈祥、龍子幼聰、施梅檀於五劫、織師福利、飯辟支以一匙、舍利弗行菩薩道、眼猶可捐、視四大乎、何慙師子、佛遇罽賓王、頭亦肯捨、千萬物以焉、貪傳大士、賣妻子于都市、能斷枷鎖之恩、龐居士沉珍寶於洞庭、悉除糞土之穢、故能破迷倒、以啓妙明、蚤超

四智盡凡情而入聖諦、夙了三身、況以財施不如
以法施、結人緣不如結佛緣、塑像度僧、功真浩蕩、
建寺造捨、福不唐捐、恭維釋迦牟尼世尊、道悟真
空位、登大覺、津梁劫世、眼目人天、隨宜說法、住迦
毗七十九年、滅度闍維、得舍利八斛四斗、阿育王
者、以神力藏如來舍利于天下、凡八萬四千闍浮
提、中計十有九處、至我鄆縣、捨之舍利、則起自劉
惠達之精誠、湧浮圖於地中、靈應表金仙之瑞現、
寶珠於世上、威神眇力士之槌、陶都水因之而受

戒諸善信藉是以歸心是誠臨燁難逢禎祥希有
者矣顧佛教陵遲沙門不戒墻院崩圯開土興嗟
而今司寇五臺陸公弘通拯物少宰蛟門沈公清
謹禔身咸宰官之備流信道門之法羅二公慨然
欲興起宗教修建殿堂于是五臺公敦請無漏瓶
上人爲住持而屬沈公與不肖爲檀越蒙是以僭
裁數語通告十方夫布施者心也非實也實施則
雖丘山政屬微塵心施則雖涓滴可通巨海惡念
不除縱車金輦王于道場何益乎善梳苟熟卽結

草披檀於寶座皆功也。蒙願富貴者從明以入明。
亟捨金錢益植菩提之本。貧賤者從冥以入明。勿
悞針縷。免沉諸趣之鄉。蓋不獨助成一舍利殿而
已。奉佛行禪。斯同慈氏救災卹苦。並令能仁廣開
饒益之門。蚤破貪嗔之網。則慧日高臨。法雲長護。
鬼神福善。鄉里稱賢。門祚昌隆。疾苦之所不能犯。
身心清泰。邪魅之所不能侵。或名書帝錄。位列
仙班。或脩證蓮臺。智圓佛果。蒙不勝幸願。爰竺沐
和南謹疏。

投包家灣龍王求雨跡

維王鍾英宇宙誕德山川潛曜發光揚靈顯德順
丰罡以達化佐上帝以行權推神炁之車輪握陰
陽之橈楫蟄藏則滅影銷聲一真混沌奮迅則已
陵蕩谷六合奔騰忻喜則風恬日朗鈴管笙鼗震
怒則電掃麟馳旌麾羽騎天門上下倏忽千迴震
旦還來剎那萬里興雲雨而恩澤惟時在在之祈
求必應潤枯槁而蒸民乃粒歲歲之功德無疆纖
雲起於千縷僅半餉而穹昊彌漭微波傾于一杯

不崇朝而大地霑足自非玄妙入神清虛證聖曷
克臻此者哉是以虹梁鰲柱仰都之界壯于皇居
金勝銀題水府之宮耀于天日霞爲棟雲爲窓絡
索間珊瑚之綢玉作牀珠作帳流蕙控瑪瑙之鈎
風鬟霧鬢鮫綃之侍女三千電石星昨犀甲之武
夫十萬雕胡飯進玉饌之羹堂下驚笙侑食水晶
盤劈銀絲之膾脍前鳳吹傳觴道士登玄珠之閣
繡經而講長生主人聖夜明之樓焚香而執如意
爰欽清都上聖永延龜鶴之齡轉悲穢土下臣

促蜉蝣之晷切維往年雨潦五穀不登今歲飢傷
萬民無告今者藉王寵霽歲以有穫脫民枵餒幸
及食新而晚禾未登天道亢旱司牧愍旱固瘡疾
首而星馳野夫憂時亦累齊心而露禱某既仰陳
功德以工霽而告彼郡侯復俯竭庸愚譔蕪辭而
獻之王所伏乞大彰霽爽普惠甘霖蘓我槁苗肉
此枯骨仍賦長歌一章敬呈觀覽某不勝皇恐屏
營之下